讀風偶識

讀風偶識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稿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爲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爲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穠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爲東遷以後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

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罝之日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游女事相類也何彼穠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燬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爲在文王世也至謂爲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靁何彼穠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

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　采蘩　采蘋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爲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狥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疏以爲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

遂以爲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于歸之日百兩御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畧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蘋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

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葢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爲后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蘋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婦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葢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卽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爲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爲女子者必與夫爲一體

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又按采蘋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是采蘋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祭祀之事多矣爲俎孔碩爲豆孔庶何爲斤斤於蘋藻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云風有采蘩采蘋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蘋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沚非難至之地也蘋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其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嘗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

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爲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周南召南何爲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鷄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寵申后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爲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卽敎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狥

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狥巳之志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簒東漢尤以毋后專政爲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疎遠之若天下爲巳之故物者而不復顧宗廟之隕墜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矣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信乎其加正牆面也

草蟲

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云未見君子謂在塗

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爲憂已得同牢爲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爲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爲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爲近是但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爲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爲妻之思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爲

思其夫車鄰風雨菁莪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卽爲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甘棠序以爲美召伯朱傳以爲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爲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爲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爲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爲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　羔羊

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强暴之男不能侵淩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余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强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爲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耶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

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爲以勢迫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爲女子之詩如序傳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序云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爲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爲

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爲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食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爲減朱傳以爲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爲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游暇豫無王事靡盬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爲文王之化也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爲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强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游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綏語低聲以爲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爲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余嘗見今之爲州縣

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君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强凌弱衆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正此謂也自以此爲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游養望皆視以爲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靁

此篇序以爲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

思夫之情絶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卽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摽梅　野有死麕

摽梅序以爲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野有死麕序以爲天下大亂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耻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蕩矣以男誘女不貞莫甚焉何以尚稱爲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

序傳所言行露摽梅野有死麕三詩男無不强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葢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云者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必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爲爲山者言之乎然猶云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則但言松栢矣聖人豈果爲松栢賦乎况詩之爲體尤多假

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
得盡執所言者以爲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衞侯鄭伯爲衞
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衞侯晉韓起聘
于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
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若如
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爲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
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爲何事耳讀者且宜從

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爲行爲文王之化也

小星　江有汜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

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嘗心悅誠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託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樛木螽斯參看

讀樛木螽斯者當知爲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爲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爲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後詩無疑鄭漁

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但以肅雝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爲平王而傳猶以爲文王然則經之未嘗言爲某王而傳强屬之文王者豈可勝數哉且稱爲平王者謂非平王宜臼則其稱爲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爲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元王武王曲

爲之解強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爲文或以爲武泛稱之則可耳若云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元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爲元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爲武王也豈得援以爲比噫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

眞可爲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尚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爲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然以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卽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爲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爲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強不知以爲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毛詩以爲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爲掌鳥獸之官

歐陽永叔以魯韓爲是而朱傳則用毛說余按騶虞之爲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爲有徵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蕃而末忽嘆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爲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爲南國之詩亦殊未然殷其靁何彼禯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

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
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
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
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鄘十二國之詩在
前而豳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說毛詩者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鷄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爲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

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嘗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也哉且卽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鳲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干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麕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卽君子于役之苟無飢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寘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駒何所見而彼當爲正此當

爲變乎鄭漁仲云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
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騶鐵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
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爲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
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
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爲何故也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國風皆
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
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

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爲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

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郎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并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

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民可慨也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爲
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余嘗細核之
矣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爲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
直指爲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
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
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
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謚則稱其

名與字（如秦仲衛州吁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爲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嘗一舉其謚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眞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爲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歷歷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謚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

家年表故得以採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爲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爲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爲勦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鄘衛風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綠衣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云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余按春秋傳文絕無莊姜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嬀子也而莊姜以爲已子立以爲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姜之美誰能踰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爲不答莊姜證也原序所

以爲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姜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云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繫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妬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姜無子遂懸坐莊公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煆煉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

答莊姜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吁然則莊公初未嘗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强以加之以蘄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姜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谷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姜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爲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姜而教天下婦人以懟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

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姜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傅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爲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勦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咸以爲博而拔擢之不復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爲不刊之論致古

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
篇皆從序說且併柏舟一篇亦疑以爲莊姜之詩吾不知
其爲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序云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
於是大歸莊姜遠送於野作詩以見志余按此篇之文但
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于歸者皆
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爲于歸者恐係衛女
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姜戴嬀事也自莊

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姜戴嬀恐不復存史記以爲戴嬀先死而後莊姜以桓公爲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姜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弒州吁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姜戴嬀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姜旣以桓公爲己子矣莊姜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嬀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姜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爲定姜所作或以爲獻公無禮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

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爲定姜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爲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序云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賊也莊姜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復望其愛已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姜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

終風爲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姜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姜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孽蔽

一詩序以爲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即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爲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云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爲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爲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吁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

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閒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爲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爲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復爲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云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

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里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鬪矣何至歷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酆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

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酆舒爲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復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云狐裘蒙戎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爲解豈非所謂北轅將適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土爲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強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

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爲之說耳後人乃强爲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云匪車不東欲以齒全序說謬矣

新臺序云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云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葢本之

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伋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眞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籧篨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爲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臺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爲者壽死於盜伋始至葬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衞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伋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

矣然卽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碏既殺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卽序之伋）謂烝於夷姜在爲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碏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亂之人乎謂烝於夷姜在已爲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襁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卽朔亦

不能搆急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爲何書何人之說蓋緣左傳一書采摘太廣但有所得即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比固未可盡執爲實也豈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况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鄘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栢舟以爲共姜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爲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髧

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云然非當
度而爲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當
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
以鶉奔爲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
稱毋或衛之羣公子所作未可知也蝃蝀以下三篇亦得
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
篇而已鄘風凡十篇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

四篇之多衛俗非鄭所能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志而已未嘗敢斥淫者之失而鄘乃云不可道言之醜予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絶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絶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壊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羣然怪之是以絶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爲是而傳而誦之也

吳季札云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衛之必亡而又知衛之必將復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爲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云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面着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完

詩序云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云詩之爲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云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朱子詩序辨說云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又云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

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爲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爲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偓之香奩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爲譏况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余嘗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爲刺而其文互異新臺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

山以爲刺宣公則其文云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爲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還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手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刺之者與新臺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

刺之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此爲美之乎抑爲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爲美之非以
作此詩爲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蝺㴱洧綢繆之刺亂恐
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爲說以附會之也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
餘年而遂亡而衛歷春秋及戰國秦𠬤數百年而始亡何
哉吾讀干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
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

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責於浚所以下賢也即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咨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札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序以爲閔莊姜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

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衆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晏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并以誤解詩春秋傳云衞莊公娶於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姜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云美衛人所爲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卽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姜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卽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媯之娶後此矣然厲媯生子孝伯戴媯生子桓公莊姜娶於二媯之前何以

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云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爲美莊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姜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言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云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云歎今之不然

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寃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憶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云白也之詩號爲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羣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庾開府其俊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嘗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攻先儒之說無寧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

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余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復曲爲之解孔氏以爲假有渡者之

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爲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爲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迴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

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於
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
所爲乎余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
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爲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
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
多也
伯兮一篇鄭氏以爲卽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之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

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復曲為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衞之西數百餘里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

牽合以附會之哉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巳膏沐以爲夫容而巳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爲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眞幾不復存矣余幼時見婦女粧束尚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爲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適爲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爲人上者知夫婦離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巳而不用一則爲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

以介意一則爲婦人者知膏沐本爲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粧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爲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爲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爲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云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爲室家夫他人無與已

何浩婦人如此之無耻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爲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爲不足報而但以爲永好其爲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云美齊桓也衛處于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爲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爲父治葬具買甲楯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

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鍛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煉之獄獄之鍛煉舍寃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鍛煉後人何爲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鍛煉爲非矣古人之寃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嘗不可非若子

崔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蕩子與游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鄘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鄘風自栢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云在彼淇梁其無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

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强卒不能合也惟邶鄘風春秋時詩爲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爲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缺無從考耳春秋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爲次序故不能併爲一讀者但當即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强爲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鄘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

南曰鄘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鄘

風有之似鄘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

讀風偶識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